

审计报告

SHENJIBAOGAO

法与情的碰撞

没有硝烟的战场
推陈出新的力作

项俊波
著



第一部反映中国审计的长篇小说，
揭开审计的神秘面纱，
震撼国人的警世力作；

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

央视黄金档热播



审计报告

SHENJIBAOGAO

法与情的碰撞

没有硝烟的战场
推陈出新的力作

项俊波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计报告 / 项俊波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6-4392-4

I. 审… II. 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016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数 551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38.00 元

作者简介

项俊波（笔名纯钢），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审计系统工作二十余年，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电视》、《青年作家》、《现代作家》、《江南》、《山西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多篇，并创作和发表40集电视连续剧《曾国藩》、60集电视连续剧《紫剑传奇》、6集电视连续剧《人民不会忘记》、8集电视连续剧《裂缝》、20集电视连续剧《审计报告》、电影文学剧本《远山》、《石门寨的女人》等。其中《远山》、《人民不会忘记》、《裂缝》、《审计报告》由中央电视台摄制完成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8集电视连续剧《裂缝》荣获1999年全国电视连续剧飞天奖一等奖。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3
第五章	81
第六章	99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35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67
第十一章	183
第十二章	203
第十三章	221
第十四章	239
第十五章	257
第十六章	273
第十七章	289
第十八章	305
第十九章	323
第二十章	339

第一章

1 报纸后面，那双美丽的眼睛又看过来了。

不用扭头，就能感受到那日光的灼热。说实话，一个男人是很难对这样一种大胆的注视做到无动于衷的，何况对方还是一位美丽的异性，哪怕你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也不行。

至少，方宏宇目前的感受就是如此。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驻信州特派员办事处新上任的主持工作的副特派员从进入候机楼大厅、在长排椅上坐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意到了那双追逐他身影的美丽的眼睛。

追逐的目光来自侧对面长椅上坐着的一位女孩子，方宏宇进大厅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她的存在了。女孩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连衣裙，梳着长长的披肩发，手中拿着一张报纸，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但是，令方宏宇不解的是，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她依然是那副专注看报的姿势，可似乎看的是同一篇文章。从他这个角度看过去，正好可以看见那对美丽的大眼睛和明亮的前额，五官的其它部分都被那张报纸遮得个严严实实。那情景，既可以让你觉得她在刻意遮掩着什么，也可以让你觉得她是刻意在提醒你什么。尽管看不见她的整张脸，但她那宽宽的明亮的前额、那乌黑发亮瀑布般倾泻在脑后的披肩长发，以及她裸露在连衣裙外雪白的肌肤、修长的肢体无一不显示出她清新、淡雅、飘逸的气质。

她是谁？是署机关的同事、北京的朋友、还是多年前信州相识的故人？若是，她为什么不过来打个招呼，若不是，她为什么总在报纸后偷偷地打量自己。方宏宇几次都想从飘过来的目光中捕捉到些什么，可她就像一只反应敏捷的小兔子，只要方宏宇探询的目光一扫过去，女孩总能不着痕迹地化解掉，仿佛她一直关注的并不是对面的方宏宇，而是手中的报纸，她的眼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报纸半秒钟的时间。

这让方宏宇感到既恼火又无奈。

真是个难懂的女人。

一个女人，就是一本难懂的书，方宏宇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哲人说过的话。此时此刻的他，打心眼儿里觉得这位哲人说得特有道理也特别深刻。别的不说，就拿自己那位远在美国连面都不见就委托律师把离婚手续办妥了的老婆肖肖来说，不也正是这样吗？

方宏宇是昨天才办完离婚手续的，准确地说，是二十个小时前。

昨天是方宏宇一生中永远也无法忘掉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来得那样突然，事先连一点儿预兆都没有。

当方宏宇和他的妻子派来的马律师走进民政局的大门时，他的表情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自从妻子出国后，两个人就没有少为方宏宇的事吵过，肖肖态度坚决地要求方宏宇也和她一块儿出去，方宏宇就是不松这个口，一气之下，妻子回国连儿子也接走了。

昨天一大早，方宏宇正准备出门去署里上班，一个戴金边眼镜的斯文男子敲响了他的门，自称是妻子肖肖从美国请的委托律师，全权代表她回来办理与方宏宇离婚的事情。方宏宇一下子就蒙了，满腔的血气直往脑袋上冲，好半天才冷静下来。看着律师递过来的妻子在美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方宏宇的心里一片冰凉，肖肖啊肖肖，你为什么如此绝情？我除了同意离婚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那个胖胖的、四十多岁的女办事员从一堆文件上抬起头来，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盯着眼前的两个大男人，一时间，气氛有说不出的尴尬。

女办事员摇了摇头，一边看文件一边嘀咕：“哟！这扯结婚证、办离婚证的事儿我见得多了，可两个大男人来办离婚我可还是头一回见。”方宏宇脸色铁青，抿着嘴一言不发，马律师赶紧解释：“我是律师，也是肖肖女士的委托代理人。”女办事员手里办着各种手续，不过嘴巴可是一刻也没有闲着：“这夫妻其中的一方出国了，结果最后两人就离婚了的，现在可不是什么新闻。你说好好的人，一出国别的没学，偏偏先学会了离婚。我看这美国呀，是自由得过了头，……行了，一式两份，收好。”方宏宇头脑一片空白，目光茫然地不知望向何处，女办事员“当当”地在离婚证上敲着大印，震得他的耳朵“嗡嗡”直响，那一下又一下的撞击好像不是敲在离婚证书上，而是砸在方宏宇的心上，心脏也随着一阵阵抽搐起来。

不想再忍受女办事员的唠叨，方宏宇一把抓过自己的离婚证书，狼狈不堪地冲出街道办事处。随后出来的马律师心情和他截然不同，满脸堆笑地凑了上来：“方先生，我本来以为解除你与肖肖女士的婚姻关系会很棘手，也许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也作好了在法庭上与你唇枪舌剑地大干几场的准备。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轻松简单地办好了，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肖肖女士在美国付给我的佣金了。方先生，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也是个好人，好人呐……”

方宏宇突然止步，回头指着自己的鼻子：“你说什么？我很有意思？是个好人？”马律师忙不迭地点着头：“是、是，你是很有意思，也是个好人、好人。”方宏宇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火山爆发一般发泄出来：“有意思，我自个儿都觉得我他妈特没意思！再说，我是不是好人，也用不着你这个假洋鬼子来说三道四，你给我滚，滚！”马律师见情况不妙，揣着离婚证书一溜烟地跑了。

是啊，有什么意思哩？恋爱三年，结婚十年，还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瞬间被一张离婚证书、一张轻飘飘的纸全部抹掉了。而且，她连面都不肯回来见一面。

这就是女人。

这就是我曾用整个身心爱过的女人，这就是结婚时口口声声要与我相濡以沫、白首偕老的女人。难懂的女人呵！

一个甜美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打断了方宏宇的思绪，原来是登机的时间到了，航空公司的播音小姐正在通知旅客做好登机准备。方宏宇拎起皮箱站了起来，眼睛下意识地瞟向对面，搜索报纸后那双美丽的眼睛，长椅上早已失去了她曼妙的身影。

2 每次与省审计厅厅长岳岐山见面，童北海都觉得像老电影里我党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般神秘。童北海曾经问过岳厅长，老岳你这样是不是过于谨慎了，既费心又费时，还搞得神经相当紧张，长此以往，你不怕得神经官能症。老岳却说，你当婆婆的哪知当媳妇的苦，我要像你那样是国家审计署派来的副特派员、钦差大臣，帽子、票子都在国家审计署人事司的保险柜锁着，地方领导都动不了你，我才不愿受这窝囊气。谁不想堂堂正正、八面威风地当包公？谁不想替老百姓伸张正义、惩治腐败，谁不想轰轰烈烈地破他几个大案在全国审计系统露一手？咱不是条件有限嘛。谁让咱信州政治生态环境复杂？谁让你我干的都是遭人嫌、惹人恨、断人家财路的事？谁让你我去捅马蜂窝、插手省高速集团审计的事？你我在这地头上都是打眼的人，不小心点儿行吗？你就权当是到这公园里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行不？劳你大驾了。童北海当时就笑了，好你个老岳头，我就说了一句话，倒惹来你一大通牢骚。看你可怜兮兮的样子也不容易，就依了你吧，秘密见面就秘密见面。

不过，今天见面却是童北海主动约邀岳厅长的。童北海一进公园回廊，就看见岳厅长正坐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等他。

看见童北海过来了，岳厅长笑咪咪地站起来：“老家伙，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么急着见我？”

童北海却无心与老伙计斗嘴，一脸严肃地问：“你知道方宏宇吗？”

岳岐山也感觉到了童北海今天的情绪有点不对劲，赶紧点点头：“听说过，是信州出去的年轻干部，据说办事很有魄力，在署里连续办过几个大案。”

童北海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但不急着点燃：“就是他。你知道吗，在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他大概快上飞机了。他是来信州特派办主持工作的。”

岳岐山大吃一惊：“那你怎么办？署里为什么不把你扶正？这也太……是不是和审计高速集团公司有关？老童啊，这事都怪我，不该把你拖进来搅高速集团这趟浑水，是不是省里有人说你坏话了？不然的话，怎么着也该轮着你当一把手。”

岳岐山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愧疚，老朋友在审计系统干了20年，今年58岁了，这次是他可能升迁的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

童北海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挥挥手说：“根本不是这回事。署里这次人事决定与高速集团的审计毫无关系，再说，我这个人也不是当一把手的料。我担心的是，方宏宇来了之后，还让不让我去碰这个高速集团。”

岳岐山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自责，一时没有听明白童北海的意思，一脸不解地问道：“那你的意思是……”

童北海看了看岳厅长：“我当然不希望把我们自己的同志往坏处想，但是面对信州目前的局面，我不能不多做几手准备。我已经抢在方宏宇回来之前召开了办党组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准备报请审计署正式审计高速集团。你觉得怎么样？”

岳岐山愣住了，对于童北海的执著，他既佩服又不无担忧：“好是好，可就是、就是有点儿逼人太甚了，这可犯了官场上的一大忌呀，我担心这会以后你和他的关系。”

童北海扔掉手中的烟头，用脚狠狠地踩了两下：“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岳歧山拍了拍童北海的肩膀：“高速集团肯定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只不过要想取得确凿的证据……难啊！我们省审计厅已经铩羽而归了。具体办案人员纷纷到我这里诉苦，说一进高速集团公司，就像只大水牛掉进井里，转来转去使不上力气。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总体考虑，把策略定下来后再进点高速集团。就像你和我下象棋时常说的那样，走一步得看五步才行……”

童北海有些不好意思了：“你别趁机臭我了，臭棋篓子的绰号扣不到我头上。……唉，对了，你们不是挖出了个何子扬吗？”

岳歧山没有说什么，反问了一句：“怎么？你想从他身上挖点东西？”

童北海若有所思地说：“对，我想会会他。也许，这个前交通厅厅长的公子手里会握着些有价值的东西。”

说完童北海长叹了一口气，他们调查高速集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仿佛面对的是铁板一块，一直找不到突破口。事到如今，只好寄希望于这个好不容易才挖出来的何子扬身上，但能不能撬开他的嘴得到有价值的东西，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两个人同时陷入了沉默之中，过了好半天岳歧山才问了一句：“你想什么时候会他？”

童北海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说：“还是接完了方宏宇再说吧，还有一个半小时，他就到了，我得去安排安排。”

目送着童北海走了好远，岳歧山还坐在石凳子上一动不动，早就有人劝他不要调查高速集团，在信州这块土地上，要想扳到高速集团，无疑是拿鸡蛋碰石头。现在倒好，行动还没有开始，童北海那边就出了问题，这日后的工作只怕是更难开展了。不知道下一个他们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如若是恐怕就不会比童北海的运气好多少了，往后的日子，只怕是更难啦。

3 方宏宇是个人物

这一点儿，从他 15 岁那年，背着母亲将家里的户口本偷出来，到派出所将自己的城市户口注销到清水公社竹山大队成为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那一刻起就显现出来了。

“宏宇啊，独子是可以受照顾不上山不下乡的。”早年守寡的母亲不无担忧地看着他：“何况，你才刚满 15 岁。”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方宏宇用刚从电影《大浪淘沙》里学到的胡适的话回答母亲：“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不愿碌碌无为过一生。放心吧，儿子不会让你失望的。”

方宏宇确实没让人失望。

只在农村呆了一年半，他就参军去了部队。一年当班长，两年当排长，三年的时候，部队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乙种部队扩充为甲种部队。方宏宇所在的连队一分为三，他直接从排长升为连长，那时，他刚满 20 岁。

方宏宇成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部队中最年轻的连长。

全师同年参军的有六百人，无不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但也有人私下嘀咕：大战在即，一个送死的芝麻官，有什么当头。

方宏宇不屑一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国家好吃好喝养着你，不就是关键时刻要派上战场么？现在国家有事了，你倒当起了缩头乌龟，国家养我们这些军人有什么用？更何况，我这人天生命硬，那牺牲的人为什么就一定是我？

方宏宇果然命大福大！他带一个加强连上去，在阵地上守了三天三夜，一场阻击恶战打下来，一百八十人伤亡过半，他不但毫发无损，所在连队还荣立集体三等功，个人也因战功卓著荣立二等功。仗打完了，上级决定选方宏宇和一批参战部队的战斗指挥骨干去军事院校深造。当时全国高考已恢复两年。方宏宇找到师政委说，仗打完了，未来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我还是去报考地方院校吧。师政委说，就算是你不想上部队院校也最好不要脱军装，军区王司令指名要你给他当秘书，这样的机会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年轻人，好好想想吧！不要感情用事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再说，你这么多年没摸过高中课本了，考地方院校竞争那么激烈，你行吗？方宏宇笑笑，我试试吧，不行，也就死心了。

方宏宇一试中举！当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寄来军营的时候，全团上下几千名官兵没有一个相信这是真的，连方宏宇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呵，谁敢相信？文革断档后的待考生上千万，地方普通大学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录取率，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名校只有千分之几的录取率，他方宏宇居然能被录取，简直成了神人。离开军营那天，全团三千多官兵排队为他送行，老团长拉着方宏宇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宏宇，你是从我们红军团出去的，也是军区唯一一个穿着军装考上北大的学生，记住，离开部队后在任何时候，都别忘了你曾是一名军人，一定要为部队争气，为红军团的战友们争气。在三千战友庄严的注目礼中，方宏宇走出了他深爱的连队，走出了魂牵梦绕的军营，走出了那个曾用血与火铸造过他意志和灵魂的熔炉。

弹指一挥间中，四年大学生活水一样流过。方宏宇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信州省财政厅监察处工作。时值全国审计机关刚刚组建，监察处作为筹建省级审计机关的基础和骨干力量成建制从财政厅划到新组建的省审计厅。方宏宇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第一代审计工作者。当时省财政厅厅长范翔忠曾力劝方宏宇留在财政厅工作。方宏宇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他对范翔忠说，我喜欢富有挑战而刺激的工作，而审计正是一项全新和富有挑战的工作，就象东方刚刚升起的红日，年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这很适合我们年轻人。再有，财政厅人人都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在你手下干，就算是出了成绩，也显得很硬气。在范翔忠的惋惜声中，方宏宇义无反顾地到了审计厅，并被任命为财政审计处副处长。

方宏宇办的第一桩大案是山水市财税案。该市财政局与税务局勾结擅自违规提高集贸税、屠宰税留成比例，违规套现后按行政级别高低进行集体私分。私分金额高达百万元，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在人均工资只有三十元上下的计划经济时期，应该算是惊天大案。此案涉案人员近二百人。因牵涉面太广，案发后，打电话说情者不计其数，主要涉案人市税务局局长的弟弟是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人家都说与黑社会有联系，案发后曾托人找到方宏宇，说是让他抬抬手给大家留条路，不然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反正方宏宇母亲家的住址、专案组和方宏宇坐的车号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同事们也都为方宏宇的安全担心。方宏宇不以为然地对传话人说，回去告诉你们那位刑警队长，谢谢他的提醒，不过我就不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山水市的一个刑警队长能翻了天，危险两个字说到底不就是一个死字嘛，要说死，我几年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早就死过一次了，就算是现在死了，也比那些早年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多活了好几年，也值了。他有什么招数尽管亮出来，我是侦察兵出身，在部队时就喜欢与战友切磋技艺，如若刑警队长有兴趣，我随时都想从他那里长长见识学两招硬本领。说完一运气，将手中的小磁茶杯捏了个粉碎。传话人一脸紫青地走了。

从那后，审计小组再也没受到过威胁。

山水市税务案涉案五百人，受党政纪处分一百八十多人，判刑十三人，其中税务局长被判死缓，被称为八十年代全国审计机关财政税收审计第一大案。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对此案都做了重要批示。全国各主要媒体也作了报道。

为此，信州审计厅财政审计处被评为全国审计机关先进单位，方宏宇被评为全国审计系统先进个人并被提升为财政审计处处长。

不久，审计署从全国审计系统选拔优秀干部，方宏宇第一个被选调进京，担任一个主要业务司副司长。

方宏宇确实是个人物。

一上飞机，方宏宇就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实在是太累了，昨天晚上几乎一夜没睡。这倒不是因为刚办完离婚手续和思念远在美国的儿子，而是人教司周司长带来的那张署党组的任命。

离婚后方宏宇晃晃悠悠地回了家，一路上，他的手机就响个不停，可他憋着一口气死活不接。打开房门，他将自己重重地砸进了客厅的沙发上，一抬头就看见了对面墙上挂着的三口之家的合影相片，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此刻却似乎充满了莫名的讽刺。这时他身上的手机又一次响起来了，他想也没想，掏出手机猛地砸向墙上的全家福，手机的电池与机体分离的同时镜框上的玻璃也碎了。屋里一下子变得安静极了，方宏宇喘着粗气站在客厅里，过去一家三口充满欢笑的情景一幕幕在眼前不断浮现。

满屋的静寂被突然响起的尖锐的门铃声打破了，他仿若未闻，依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外面的人看来比他更顽强，继续摁个不停，还夹杂着怒吼声：“搞什么鬼呀方宏宇，快开门，我是周正。……快点，我知道你在屋里，开门……。”

方宏宇情知躲不过去了，他起身到卫生间用毛巾抹了把脸，又对着镜子把纷乱的头发整了整，才过去打开了门，把人教司的周司长迎了进来。

周司长还没坐下就严厉地质问起他来：“方宏宇，你今天一整天都跑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的人，为什么连手机都不接？”

方宏宇喃喃地说：“我上哪儿去了？哈哈！周老兄，十年的婚姻，八岁的儿子，没了，一张纸就全抹掉了。老兄，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司长的语气这才稍微缓和了点：“怎么，你离婚了？离婚当然是情有可原，可你也不能一天都不接电话呀。我告诉你方宏宇，你误了你自己的大事你明白吗？”

方宏宇一怔：“大事？什么大事？你别吓唬我……难道今天还有比离婚更大的事？”

看方宏宇还不在状态中，周司长有点生气了：“当然有。你知道吗，审计长要找你谈工作调动的问题，可我打了你一天的手机都没人接……”

方宏宇这下子才清醒过来：“审计长找我？我的工作要调动？我，……我现在还能找审计长吗？”

周司长叹了一口气：“晚了，他已经上了出国访问的飞机了。审计长本来想在出国前亲自找你谈一谈，可你……”

方宏宇着急了：“审计长要找我谈什么？我的工作有什么变动？周老兄，你就别卖关子了。”

周司长笑了笑：“着急了吧，我还以为你真能沉得住气哩！告诉你，署党组决定，任命你为审计署驻信州特派办党组书记、副特派员，主持全面工作。我把审计长临行前要交待给你的有关事项全录下来了，你带到路上好好听听吧。”边说边把一盘录音带递了过来。

方宏宇愣愣地：“什么？让我回信州？”

周司长有些不解：“怎么，你还不愿意。信州不是你的老家吗？人头熟，情况也熟，正好发挥你的优势嘛。”

方宏宇却是一脸苦笑：“发挥优势？老兄，你想过没有，人家信州特派办主持工作的副特派员童北海今年五十八岁，还可以干两年，你们不抓紧给他把正转了，反而让我去信州特派办主持工作当他的顶头上司，你让我怎么干？”

周司长呵呵笑了起来：“别忘了，你去也只是主持工作嘛。”

方宏宇脸上更加为难了：“那我就更没有底了。”

周司长表情马上严肃起来：“我说方宏宇呀，要都有底还能轮上你呀，党组都定了的事你还在这儿磨叽啥。还是多想想去后怎么开展工作吧。童北海是个性格耿直的人，业务精、原则性强，就是脑子不大爱转弯，是个炮筒子，只要心里服了你，合作倒也不难。”

方宏宇声音低了许多：“保不准老童对这事还有其他想法。”

周司长把手一挥：“他有没有别的想法我不知道，也不敢打包票，就是有，也是正常的，五十七八岁的老同志能没有个活思想。这一点你应该有个思想准备。至于他服不服你，那就要看你有没有真本事，有没有亲和力，工作干得怎么样了。好了，毛主席不是说过‘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吗，牢骚话就到此为止。赶快把手头工作交接一下，明天就去信州上任吧。”

方宏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明天？”

周司长坚定地点点头：“对，明天。这是审计长临行前特地交待的。执行吧，我的方特派员。”

“方特派员，方特派员。”方宏宇耳边传来一阵甜蜜的呼唤。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一张年轻漂亮的脸映入了他的视线。宽宽的前额，美丽的大眼睛，乌黑明亮的披肩发，淡蓝色的连衣裙，明眸皓齿，肌肤赛雪，这不正是坐在候机厅长椅上用报纸遮着脸偷偷观察自己的那位姑娘吗？果然没猜错，她长得的确实很漂亮！

看着方宏宇满脸的疑惑不解，那姑娘忍不住笑起来：“方特派员，方先生。”

方宏宇还没有回过神来：“小姐，你是在叫我吗？”

姑娘挑了挑眉：“难道你不是去信州特派办上任的主持工作的副特派员方宏宇方先生吗？”

方宏宇眯起眼睛，努力地辨认着眼前这位漂亮的女性，终于，他从那双美丽的眼睛中读出了什么：“你是……于然，小然然。”

于然不满地撇起了小嘴：“哼！人家都跟了你大半天了，现在才认出来。俗话说，一旦做了官，眼睛准朝天，这话呀用在你身上真是一点儿都不假。”

方宏宇忍不住调侃起于然来：“真是女大十八变，你现在这么靓，我哪敢随便乱看呵，你不是存心让我犯错误吗？不过，你现在虽然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也不许没大没小的，小时候你不是叫我方叔叔吗？”

于然不服气地反驳：“你才大我一轮，叫你叔叔我太亏了。”

方宏宇叫了起来：“我当你叔叔，那可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历史嘛。再说，你已经叫了十几年了，猛一改口大家都不适应。”

于然分毫不让：“我这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不管你怎么说，从今往后我就叫你宏宇哥了。”说完，就在方宏宇身边的空座上坐了下来。

方宏宇继续逗她：“那你管我叫哥我不就吃亏了？”

于然一脸天真烂漫：“嗨，堂堂大特派员和我这个小女子较劲，是不是缺少点绅士风度呀？就算你吃亏，那也是吃的我这位大美女的亏，别人想吃还吃不上哩！”

方宏宇摇了摇头：“都过去七、八年了，你的疯劲儿怎么一点儿也没减，还是这样没大没小的。”

于然打断了方宏宇的话：“你说得不对，准确地说是九年零一天。”

方宏宇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有那么久吗？你怎么记得这样精确？”

于然得意极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只能说明我心中装着你，你呢？这么多年，你想起过我吗？”

方宏宇支吾着：“谁敢忘记你这个梳着羊角辫、成天蹦蹦跳跳、吱吱喳喳叫个不停的小丫头呀！”

于然又抢过话头：“别一口一个小丫头，我不爱听。我问你，这些年关于我，你都知道些什么？”

面对于然的咄咄逼人，方宏宇有些招架不住了，含含糊糊地说：“我……我就听说你越长越漂亮了。”

于然死死地盯着方宏宇的眼睛，揶揄道：“编，你就使劲地编吧。这么大个人，连讨好女孩子的话都不会说，难怪……”

见于然说着说着停下来了，方宏宇的好奇心倒被吊起来了，追问：“难怪什么？”

于然妩媚地一笑：“难怪呀，难怪有人说你反应迟钝。好了好了，不谈这个了。虽然你不知道我这几年在干什么，可是你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

方宏宇来了兴趣：“我所有的事你都知道？”

于然的语气里满是得意：“那当然。”

方宏宇才不相信：“小丫头又信口雌黄了吧，你既不是中央情报局长，更不是007，还敢夸口所

有的事都知道。”

于然小嘴一撇：“嘿，还不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你一条最新最有价值的信息怎么样？”

方宏宇坦然地把两手一摊：“请讲。”

于然静静地看了方宏宇一眼，微微一笑，俯在方宏宇耳边轻声说：“你昨天上午刚办完离婚手续。”

方宏宇惊呆了。

特派办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赵宝才陪着副特派员童北海在信州机场大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着。这时，省委副书记兼常务副省长范翔忠的秘书戚锋走了过来：“童特派，我是范翔忠副省长的秘书戚锋，请跟我直接到候机坪接方特派吧。”说完，扭头向绿色通道走去。

“从北京到信州的班机还有10分钟就要降落了，请接机人员做好接机准备。”信州国际机场的大厅里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回荡着。在离机场不远的空中，一架波音747飞机徐徐飞来。赵宝才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又看了看身边的童北海和戚锋，童北海还像开始一样面无表情地站着，戚锋在一旁不停地打电话。

赵宝才用打抱不平的口气说：“真没想到署里会派人来。副特派员你都干了八年了，也主持了近一年的工作。不管从哪种角度讲，都应该给你转正才是，哪怕是过渡一下也可以嘛！”

童北海一脸的漠然，没有说话，脸上也看不出丝毫表情和变化。

赵宝才继续说：“特派办的人都为你鸣不平，自发地向署党组写信，我打算带头签名……”

童北海眉头一皱，打断了赵宝才的嘀咕：“少在这儿说些没用的话，你看看我是当一把手的料吗？都快六十的人了，心肝肺全坏，进取心全无，黄土都快埋到脖子了，还过渡一下，过什么渡？你打算把我渡到哪儿去呀，渡过通天河去西天呀？我可警告你，不负责任的话少讲。否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到时候可不要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赵宝才苦笑着摇了摇头：“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还不行吗？”

这时，方宏宇和于然已走下了舷梯，于然似乎想去挽方宏宇的胳膊，但方宏宇侧了侧身子，做了个女士请先的手势。于然白了方宏宇一眼，把手往小嘴上一碰一挥，做了个飞吻，格格笑着说：“大特派员，我先走了，明儿见！”没等方宏宇答话，她拖着行李就走了。这一幕正好被童北海看在了眼里，他的眉头不由皱得更紧了。

赵宝才忙抢先一步迎了上去：“欢迎你呀方特派员，这是童……”

没等赵宝才把话说完，方宏宇就热情地伸出了手：“老童，童特派员，你好呵！我们开会时见过面。你可是我们审计系统的老先进了，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呀！”

童北海有些不好意思了：“徒有虚名，徒有虚名。”

方宏宇依然真诚地说：“以后我们就在一个锅里盛饭吃了，还请老兄多多关照。”

童北海还是那副不卑不亢的表情：“应该是我请你多关照，你现在是我的领导了嘛。”

场面一时显得有些尴尬，两位信州特派办的最高领导第一次见面，气氛就有些僵硬，日后看来，这初次的尴尬见面竟有着某种的预示性。

戚锋连忙上来解围：“方特派员，我是范翔忠副省长的秘书戚锋，范省长让我代表他来欢迎您。本来，他要亲自来机场的，可他得到消息晚了点，有个外事活动实在是推不掉，特地让我向您转达他的歉意……”

方宏宇应道：“范省长太客气了，作为我的老上级，我应该主动去看他才对。不过，今天我们特派办已经有了安排了。”一边说一边看向童北海。

童北海马上会意地接过头：“是呀，已经安排好了。”

戚锋恳切地说：“不行不行，我来时，范省长反复交待过，无论如何，这顿接风酒都应该由省政府来安排。”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范翔忠是信州引人注目的强势人物。这种强势当然和他目前这种地位：省里第三把手、下一届省长最热门的接替人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的熟悉经济工作、善于宏观决策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他在省政府两个最重要的综合经济部门：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担任过一把手，又当过全省经济大市的市委书记，既有基层全面工作的经验，又有多个综合经济部门工作的经历，既熟悉宏观经济运行，又深谙微观经济的门道，所以，他总能在一些关键会议的关键时刻，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领导决策层最需要的真知灼见。而这些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后来往往又被实践证明是符合省里的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对发展全省经济大有裨益的。凭着这身本事，在发展就是硬道理，党和政府的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范翔忠自然成了省委省政府两套班子中凤毛麟角的人物。

范翔忠同志是那种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能成事的干部。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完信州的工作后曾这样评价他。

范翔忠还有极好的人缘。他不是那种成天冷冰冰的板着脸、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领导。他待人大方热情，下去检查工作时，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大耳朵百姓，他都能亲热地拉着你的手说长论短，叙叙家常。若是遇上红白喜事，婚娶嫁丧，他也和大家一起凑凑份子。那年长江发大水，他一下子捐出了全年的工资接济灾民，一时在全省传为佳话。他还有一个旁人没有的本事，只要是近距离和你拉过手、说过话，下次见你时，他一定会很亲切很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这常常让那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激动不已，激动之余又会平然生出几分敬佩，愈发觉得范省长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真正继承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

靠得住，有本事，群众拥护。

范翔忠成为强势人物理所当然。

范翔忠在省政府招待所设宴为方宏宇接风。

一见面，他就热情地握住方宏宇的手：“宏宇呀，你这可是衣锦还乡呀。要是在古代，应该叫你监察御史还是什么八府巡按呀？总之一句话，中央派来的钦差，我可是真心欢迎你这位钦差呀。”

又握住童北海和赵宝才的手说：“早该去看看特派办的同志们呀，这工作一忙就脱不开身呀。当然罗，我这也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主要还是对特派办关心不够。大家请随便坐。现在宏宇回来了，我要尽快把这一课补上。”

范翔忠落座以后，大家也都依次坐了下来。

童北海接过范翔忠的话：“范省长太客气了，我们特派办的工作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以前，也没少给省里添麻烦。”

范翔忠关切地问童北海：“老童呀，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要说责任，也都在我身上，咱们还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说说看，特派办目前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今天就来个现场办公……”

童北海连忙打蛇随棍上：“好呀，范省长既然诚心诚意想帮我们，那我不客气了。我们办的办公楼是八十年代中期修建的，各种设施太陈旧了，现在想翻修一下，职工宿舍也一直没有解决，虽然国家计委立了项，但批下来的资金缺口太大，就这个问题，我们给省政府专门打了报告。”

范翔忠专注地听到这里，赶紧问：“专门打了报告，有多长时间了？”

童北海想了想，回答道：“有一年多了吧，一直没有音讯。”

范翔忠有些愠怒地问戚锋：“有这种事？小戚呀，你见过特派办的报告吗？”

戚锋立即否认：“没有呀，我没看见，回去后我一定好好查查，看看是不是压在什么地方了。”

范翔忠有些不高兴了：“在什么地方压住了？小戚呀，你这官不大，可僚不小呵。这样吧，宏宇、老童，你们赶紧补个报告，下次省长办公会我就提出来。我们省里财政虽然紧了点儿，但特派办同志们的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应该保证。好了，工作的事儿今天就谈到这儿，下面的主题是喝酒。来来来，大家举杯啊。今天没别的意思，就是个接风酒，中心话题就一个，欢迎宏宇回家。”

5 正当范翔忠在省政府设宴为方宏宇荣归故里接风洗尘的时候，方宏宇的母亲也在为儿子的归来在自家的厨房里忙碌着。

几样有模有样的家常菜已经摆在了桌子上。

住在隔壁单元的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集团公司董事长杜慧卿的父亲、退休教师杜国明推开门走了进来：“嘿，老妹子，是过年还是做寿呀？”

方母头也没回：“既过年，又做寿。”

杜国明更感到摸不着头脑了：“不对呀，过年，还差八丈远哩；做寿，离你六十六岁的生日也还有一些日子，是有什么喜事吧？对，肯定是有喜事。”

方母笑容满面地从厨房走了出来：“老杜呀，告诉你吧，我儿子回来了。”

杜国明也惊喜万分：“宏宇回来了，他可有好几年没回来了，真是喜事，大喜事呀！”

方母继续报告好消息：“他被审计署派回信州特派办当主持工作的副特派员。”

杜国明有些不能肯定：“那就是说，宏宇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方母点了点头：“对呀，不走了。”

杜国明乐了：“好好，今天我开戒，陪你儿子喝一杯。”

方母故意泼他的冷水：“哟，我又没请你，你开个什么戒呀？”

杜国明嘿嘿一笑：“你不请我，那打电话叫我过来干啥？”

方母将手中的锅铲塞到杜国明手里：“给宏宇炒几个地道的家乡菜。”

杜国明有些得意地说：“你还真是找对了人，宏宇从小就爱吃我炒的菜。”一边说一边走进厨房忙了起来，一会儿又把头从厨房里伸出来：“给我一个盘子……对了，慧卿知道宏宇回来的消息了吗？”

方母打开柜子取盘子：“我这消息还是慧卿打电话告诉的。”

杜国明摇了摇头说：“我这当厅长、董事长的女儿算是给你养了，有什么好事、大事都是先想到你。”

方母笑笑反驳道：“我那当特派员的儿子不也是替你养的吗？从小有什么事，他不总是先找你商量吗？就许你霸占我的儿子，不许我抢你的女儿？你还讲不讲理？”

杜国明哈哈一笑：“算了算了，你我半斤八两，扯平了。”

方母的脸上写满了欣慰：“看着他们姐弟俩这么出息，我们也没白辛苦一场。”

省政府招待所的晚宴仍在进行着。

范翔忠正在就全省的经济发展和交通枢纽建设之间的关系侃侃而谈：“……就我们省来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就是交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一个乡、一个县如此，一个省更是如此。这几年，我们在解决交通这个瓶颈问题上花了很大的气力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建设上，应该说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现在，横贯全省南北的高速公路主干线已全部建成，全省四千万群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呵！这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我们的女交通厅长杜慧卿，你的慧卿大姐呵。你们看，信州人生得邪，说都说不得，说曹操，曹操就到。”

杜慧卿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方宏宇一看见她，难以克制自己的兴奋，忍不住站起来叫了一声：“慧卿姐。”

杜慧卿又惊又喜地走上去捶了方宏宇一拳：“哎呀你个好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先告诉大姐一声，眼睛里只装着省长大人，忘了我这个大姐了吧？”

两个人见面时的快乐和亲热也感染了周围的人，范省长也跟着凑起了热闹：“看看，好人难当吧，我刚刚还在夸你，你反到将我当成了打击目标，你们姐弟的事，我可再也不敢管啦。”

杜慧卿在方宏宇和童北海之间坐下，接着范翔忠的话往下说：“范省长，谢谢你的好意。跟着你干了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毛病就是护犊子。您以后就别夸我了。我这个人干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修路这点事儿，这两年，告我的信还少呀？你的抽屉怕是都被塞得满满的了吧。宏宇呀，我是真诚地欢迎你回来啊。省审计厅刚结束了对我们高速集团的审计，而且给了我一个清清楚楚的审计结论，要是你们特派办……”

童北海有些唐突地打断了杜慧卿的话：“杜厅长是不是也想让我们特派办去审计你们的高速公路集团呀？要真心欢迎，我们一定配合。”